

#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三回 近戀親守身盡孝 遠從師落髮歸宗

話說道清長老被修元禪機難倒，抱著慚愧回來，臥床不起。道淨長老認為生病，特來探問其緣故。道清長老隱瞞不過，遂將要披剃修元之事，被他突然問我靈光何處？我一時對答不來，羞慚回來，所以不好見人之事相告。道淨道：「此不過口頭禪耳，何足為奇？待我去見他，也難他一難，看是如何？」道清道：「此子不獨才學過人，實是再世宿慧，賢弟卻不可輕視了他。」正說未了，忽報李贊善同公子在外求見長老，長老只得勉強同道淨出來，迎接進去，相見禮畢，一面獻茶。贊善道：「前日小兒狂妄，上犯尊師，多有得罪，故下官今日特來賠罪，望老師釋怨為愛！」道清道：「此乃貧僧道力淺薄，自取其愧，與公子何罪？」道淨目視修元，接著問道：「此位莫非就是問靈光之李公子麼？」修元道：「學生正是。」道淨笑道：「問易答難，貧僧亦有一語相問，未識公子能答否？」修元道：「理明性慧，則問答同科，安有難易，老師既有妙語，不妨見教。」道淨道：「欲問公子尊字？」修元道：「賤字修元。」道淨道：

字型大小修元，只恐元辰修未易。

修元聽了便道：「欲請問老師法諱？」道淨道：「貧僧道淨。」修元應聲道：

名為道淨，未歸淨土道難成。

道淨見修元出言敏捷，機鋒警策，不禁肅然起敬道：「原來公子果是不凡，我二人實不能為他師，須另求尊宿，切不可誤了因緣。」贊善道：「當日性空禪師歸西之時，曾吩咐若要有僧，須投印別峰、遠瞻堂二人為弟子，但一時亦不能知道二僧在於何處？」道淨道：「佛師既有此言，必有此人，留心訪問可也。」大家說得投機，道清又設齋款待，珍重而別。

那修元回家，每日在書館中只以吟詠為事，雖然拒絕了道清長老，然出家一個種子，未免放在心頭，把功名之事，全不關心。時光易過，倏忽已是十八歲，父母正待與他議婚，不料王夫人忽染一病，臥床不起，再三服藥，全無效驗，不幾日竟奄然而逝。修元盡心祭葬成禮，不幸母服才終，父親相繼而亡。修元不勝哀痛，又服喪三年，以盡其孝。自此之後無聖無礙，得以自由。母舅王安世屢次與他議婚，他俱決辭推卻。

閑來無事，只在天臺諸寺中訪問印別峰和遠瞻堂兩位長老的資訊。訪了年餘，方有人傳說：「印別峰和尚在臨安經山寺做住持；遠瞻堂長老曾在蘇州虎丘山做住持，今又聞知被靈隱寺請去了。」修元訪得明白，便稟知母舅，要離家出去尋訪。王安世道：「據理看來，出家實非美事，但看你歷來動靜，似與佛門有些因緣。但汝尚有許多產業，並無兄弟，卻叫誰人管理？」修元道：「外甥此行，身且不許，何況產業？總托表兄料理可也。」遂擇定了二月廿二日吉時起身。王安世無奈，只得與他整治了許多衣服食物，同小兒王全相送了修元一程。修元攜了兩個從人，帶了些寶鈔，拜別王安世與王全兩個親戚，飄然出行，離了天臺竟往錢塘而走。

不數日，過了錢塘江，登岸入城，到了新宮橋下一個客店裏歇下了。次日吃了早飯，帶了從人往各處玩。但見人煙湊集，果然好個勝地，但是這些風光景物毫未洽心。遊至晚上回來，問著客店主人道：「聞有一靈隱寺，卻在何處？」主人道：「這靈隱寺正在西山飛來峰對面，乃是有名的古寺。」修元道：「同是佛寺，為何這靈隱寺出名？」主人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只因唐朝有個名士，叫做宋之問，曾題靈隱寺一首詩，內有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」之句。這詩出了名，故連寺都成了古跡。」修元道：「要到此寺，從何路而往？」主人道：「出了錢塘門便是西湖，過了保叔塔，沿著北山向西去便是岳墳，由岳墳再向南走，便是靈隱寺了。這靈隱寺前有石佛洞、冷泉亭、呼猿洞，山明水秀，佳景無窮，相公明日去遊方知其妙。」修元道：「賢主人所說乃是山水，但可知寺中有甚高僧麼？」主人道：「寺中雖有三百眾和尚，卻是不聽得有甚高僧。上年住持死了，近日在姑蘇虎丘山請了一位長老來，叫做遠瞻堂，聞得這個和尚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只怕算得是個高僧吧！」修元問得明白，暗暗歡喜，當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早起來，仍是秀士打扮，帶了從人，竟出錢塘門來。此時正是三月天氣，風和日暖，看那湖上的山光水色，果然景致不凡。修元對從人道：「久聞傳說西湖上許多景致，吾今日方才知道。」就在西北岸上走入昭慶寺來，看見大殿上供奉著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。心中有感，口占一頌道：

一手動時千手動，一眼觀時千眼觀；

既是名為觀自在，何須拈弄許多般。

又向著北山而行，到了大佛寺前，入寺一看，見一尊大佛，只得半截身子。又作一頌道：

背倚寒岩，面如滿月；盡天地人，只得半截。

頌畢，又往西行走到了岳墳。又題一首道：

風波亭一夕，千古岳王墳；前人豈戀此，要使後人聞？

又見了生鐵鑄成秦檜、王氏，跪在墳前，任人鞭打。又題一首道：

誅惡恨不盡，生鐵鑄奸臣；痛打亦不痛，人情借此伸！

題畢，又向南而行。不多時，早到飛來峰下，冷泉亭上，見亭上風景清幽，動人逸興，便坐了半晌。

未及入寺，正流覽間，忽見許多和尚，隨著一位長老，從從容容的入寺去。修元忙上前向著一個落後的僧人施禮道：「請問上人，適才進去的這位長老是何法號？」那僧人回禮答道：「此是本寺新任住持遠瞻堂長老，相公問他有何事故？」修元道：「學生久仰長老大名，欲求一見，不知上人能代為引進否？」那僧人道：「這位長老，心空眼闊，於人無所不容，相公果真要見，便可同行。」修元大喜，就隨了僧人，步入殿內，到了方丈室。那僧人先進去說了，早有侍者將修元邀請進去。修元見了長老，便倒身下拜。長老問道：「秀才姓甚名誰，來此何干？」修元道：「弟子自天臺山不遠千里而來，姓李名修元，不幸父母雙亡，不願入仕，一意出家。久欲從師，不知飛錫何方，故久淹塵俗。近聞我師住持此山，是以洗心滌慮，特來投拜，望我師鑒此微誠，慨垂青眼。」長老道：「秀才不知「出家」二字，豈可輕談？豈不聞古云「出家容易坐禪難」，不可不思前慮後也。」修元道：「一心無二，則有何難易？」長老道：「你既是從天臺山而來，那天臺山中三百餘寺，何處不可為僧，反捨近而求遠？」修元道：「弟子蒙國清寺性空佛師西歸之時，現身雲衢，諄諄囑咐先人，當令修元訪求老師為弟子，故弟子念茲在茲，特來遠投法座下，蓋遵性空佛師之遺言也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汝且暫退。」命侍者焚香點燭，危坐禪床，入定而去了。

半晌出定說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種因緣，卻在於斯。」此時長老雖叫修元暫退，他卻未曾退去，尚立在旁邊。長老開目看見問道：「汝身後侍立者何人？」修元道：「是弟子家中帶來的僕從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既要出家，僕從卻不能代你為僧，可急急遣歸。」修元領命，遂吩咐從人，將帶來寶鈔取出納付長老常住，以為設齋請度牒之用。餘的付與從者作歸家路費，從人道：「公子在家，口食精肥，身穿綾錦，童僕林立。今日到此，只我二人盤纏有限，已自冷落淡薄，今若將我二人遣歸去，公子獨自一人，身無半文，怎生過得？還望公子留我二人在此服侍。」修元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從來為僧俱是孤雲野鶴，豈容有伴。你二人只合速回，報知母舅，說我已往杭州靈隱寺為僧，佛天廣大，料能容我，不必掛念。」二仆再三苦勸，修元只是不聽。二人無可奈何，只得泣別回去不提。

卻說遠瞻堂長老人定之後，知道修元是羅漢投胎，到世間來遊戲。故不推辭，叫人替他請了一道度牒來，擇個吉日修備齋供，點起香花燈燭，鳴鐘擊鼓，聚集大眾。在法堂命修元長跪於法座之下，問道：「汝要出家，果是善緣，但出家容易還俗難，汝知之乎？」修元道：「弟子出家乃性之所安，心之所悅，並非勉強，豈有還俗之理？求我師慈悲披剃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可將他

鬢髮分開，縮成五個髻兒。」指說道：「這五髻前是天堂，後是地獄，左為父，右為母，中為本命元辰，今日與你一齊剃去，你須理會。」修元道：「蒙師慈悲指示，弟子已理會得了。」長老聽了，方才把金刀細細與他披剃。剃畢，又手摩其頂，為他授記道：

佛法雖空，不無實地；一滴為功，片言是利；  
但得真修，何妨遊戲？法門之重，善根智慧；  
僧家之戒，酒色財氣。多事固愚，無為亦廢；  
莫廢莫愚，賜名道濟。

長老披剃畢，又吩咐道濟道：「你從今以後，是佛門弟子了，須守佛門規矩。」道濟道：「不知從何守起？」長老道：「且去坐禪。」道濟道：「弟子聞佛法無邊，豈如斯而已乎？」長老道：「如斯不已，方不如斯！」（註：不僅是這樣而已，但望你能先懂這樣。）遂命監寺送道濟到雲堂內來，道濟不敢再言，只得隨了監寺到雲堂內。而修元此番出家，卻令：「三千法界，翻為酒肉之場。道濟何難？受盡懊惱之氣。」畢竟不知道濟坐禪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小露機鋒，驚倒道清、道淨，原來清淨雖妙，不若入塵為高，只因尚有未了情，還須遠瞻堂中摸索一番，正是：

拜師學道重因緣，面對如來笑濟顛；  
清淨囊中無一物，塵埃點點化大千。

二、母逝父亡，運不逢辰，正是：「屋漏又逢連夜雨，露濕驚醒向佛心！」服喪三年，孝思片片，欲報親恩幾何？不如行個大孝萬萬年。母舅議婚，只是無心；雙親兩去，還我自由！有言道：

羅漢本來愛單身，不愁吃穿費用省；  
東西南北任可去，屋檐路邊腳一伸。

因此，產業付表兄，落得一身輕，一路往靈隱寺，尋找皈依處！

三、看見了千手觀音，便道「一手動來千手動」，只因心到手到，心動一切動，凡夫只動兩隻手，為己爭口飯，若動三隻手便是「小偷」。觀音大悲願，千手齊動，忙不完，凡夫只袖手旁觀，沒有我的事！若不千手動，其他的手便成「廢物」。

「一眼觀時千眼觀」，觀音如大日，普照一切，打開開關全部亮，不放過一處黑暗，不捨棄一個眾生，世人做得到嗎？

既然名為觀自在，何須拈弄許多般？哈哈！嘲弄觀音，只為度人。「千手千眼觀自在」，換個凡夫可能成為「千手偷盡天下寶，千眼看遍天下色」的惡人了，不但不自在，就算不發瘋，也入了精神病院了。

四、既要出家，鬢髮分成五個髻兒，長老道：「五髻一起剃去！」為何有這般把戲？只因前髻是「天堂」，天堂雖好，福有盡，剃掉！後髻是「地獄」，後門不要也罷！

左為父，怕老父栽培多操心，盡點孝心，出家報「親恩」；右為母，臍帶早已割斷，今日出家是第二次的「出生」，應是吃「油飯」慶賀一番；「中為本命元辰」，出了家，不必算命看時辰，好壞看心地，命運自己造！

五、出家容易還俗難，披剃煩惱絲，烙下心印疤，從此休了，喜得長老賜下法名：「道濟！但得真修，何妨遊戲！」只因此一言，道濟遊戲在人間。

六、坐禪乎？坐不慣，理還亂，只想「動禪」「任性」，大開人間方便門，就此揭開了濟公傳奇的一出序幕。